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抑菴文後集卷一

詳校官編修臣裴　謙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范來宗

謄録監生臣江　晉

抑菴文後集卷一

明 王直 撰

記

南陵縣脩學記

南陵寧國屬邑先聖廟學在縣治東南然興造之日久矣繕脩不繼日入於壊宣德五年任君秉彛之來教諭斯邑也始至謁廟視學舍凡明倫堂東西二齋及倉庫庖廚諸生寢舍皆傾仄腐敗其正殿及兩廡亦間有弊

陋且器用多損缺弗稱嚴祀立教之意心切憂之思欲補弊為完易敗為新而財無所出乃致邑中好事者飲之酒而告之曰朝廷興學以成賢才美風俗其意厚矣南陵為縣近在畿內而獎若此諸公樂善向道能不一動其心乎衆皆曰此吾邑之學所以教吾邑人子弟吾輩弗克早圖乃令先生以為憂請各出貲財以助而其邑之傑然者朱道輝葉文員劉允廸潘廷美何舜卿即各致大木為棟梁且又資其不給乃市羣材命衆工凡

諸用物一不以干有司會監察御史張琦廵歷至南陵聞而韙之命醫學訓科劉惟先董其事縣令丞張亨龍得名助諸雜役及飲食之費經始於宣德六年九月而以明年六月成皆堅壯華好軼乎舊觀又市胡俊陳貴隙地為後堂與前堂相稱凡禮神諸器几桌爐缾籩豆罍爵之屬靡不具備於是廟學煥然一新今年秉彜以事來北京具以告予而求文為記且曰倫之為此盖難矣經費既不敢煩有司然亦未有概於心者非衆人之

協從弗能就也今幸而成功若不為之記則無以示久遠且欲學於是者皆讀書勵行庶無負今日脩學之心願先生有以教之予謂天之生斯人也皆賦以仁義禮智之性而行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其孝親弟長者仁之本而君臣夫婦朋友則義之合也禮以制之而各盡其分智以窮之而各揆其宜則人倫之道明其所受於天者盡矣然人之氣質不齊蓋有昧其道而斁其倫者是以有教焉教必有所寓而施是以有學焉

故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今興學立教不異於古而必本於讀書書所以載此道也讀其書明其道深體而力行之則賢才成風俗美矣然而世之游學校者知讀書以明道矣深體而力行之則鮮矣持無實之空言思以僥倖於一時而謂賢才之成風俗之美其可邪南陵自昔為壯縣令容邇皇化而又得賢如秉彜者脩學以教焉則夫為士者當何如哉盡心於聖經賢傳明夫天理民彜之本然質於師講於友體之於身行於家

施於鄉黨州閭推而至於仁義不可勝用然後為學之成如是出而用之達其道於天下以成化善俗則三代之賢豈遠哉父兄老長相與協比而成此者非苟為觀美也祗順朝廷德意固亦以此望於鄉邑之為士者矣其可不勉哉秉彛名倫監利人始取進士為監察御史親老求教官以便養教之盡其方諸生始復有科目顯者觀乎是舉其賢於人可知矣故予為之記以勉學者而併著之使他日有考也凡樂助之人其名未盡載者

則列之碑陰

先壠圖記

萬安縣學教諭黄先生須閩之永福人也世為其邑大家在宋時有曰定曰大資曰泰者以文學忠誠受主知大有聲於時其後又有曰提㪅曰均壽曰則敬者皆有隱德則先生之曽祖祖父也先生承世德之懿以文學發身為教官去故鄉久且遠矣其先世之葴于冲豁于小陽于古岸之原者不克躬拜掃墓下風雨霜露之變

蓋惻然有感於其心於是繪爲圖以寄意焉因其學訓導郭公承求予爲之記夫君子之於其先蓋無所不致其思宫室則思其所居車馬則思其所乘於池臺之高深則思其甞釣遊也於林木之茂密則思其甞蔭休偃息於此也書而思其手澤焉棬圈而思其口澤焉蓋目之所接而思從之思之所存親之所存也况丘壠爲其體魄之所藏者乎夫安得而不思思之而不能至則圖焉以寓其思若黄先生者可謂孝矣予甞聞之古者列

國封建故仕者能不去墳墓至春秋時雖孔子亦周流天下故其脩防墓曰某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不識况今大一統之時士有志於行道者其何以自處也由是論之士之仕也要在立身行道不辱其先而已豈必朝夕墓下哉茍洒掃有主則去之可也彼不出其鄉而朝夕墓下思伐其松栢以爲材思剪其荆棘以爲薪其又甚則思發其所藏焉者有矣其視去墳墓而能有耀於其先者得失可知也黄先生爲教官以孝弟之道

教人所謂能立身行道不辱其先者立瓏之圖雖不作可也而猶惓惓如此蓋圖之接於目者常則思之存於心也固則豈有須臾忘孝哉圖蓋亦有助焉也然則觀斯圖者孝敬之心亦可以油然而生矣

和樂堂記

吾邑童用和居鐵溪江上有山水登臨之勝其爲人也閨爽樂易友于兄弟輯睦於鄉黨言行之發必審於理度於義他無所累乎其心蓋囂囂然樂也鄉之士友咸

相與譽歎因名所居堂曰和樂之堂葢取其字與其行而為名云今年其子彦倫來北京具以告予而求文為記予嘗讀子思之書而知和之說矣和者道之所以行謂之和葢循其自然而無乖戾之謂也夫人之生莫不有君臣焉父子焉夫婦焉長幼朋友焉皆天理之所存也循而行之至於無適不宜如是之謂和和則樂在其中然推致其極誠非人之所能者君子於此則有以槩之果行成於身和於家而達於其鄉則可謂一鄉之善

士而賢於鄉之人誠若用和宜為士友之所譽也然則所以名其堂者不亦稱情也乎哉用和之居是久矣予昔嘗過之觀其室廬之美原田之肥沃人物之俊茂賓客之往來者不厭而重岡複嶺平沙漫流烟雲竹樹風帆水鳥可以娱目而適情者皆得於履舄之下心甚樂之去之三十年童氏之居既燬而復新所謂和樂堂者蓋想見其處而不能知其詳矣則今之為記寧不慨念於疇昔哉抑嘗思之樂者和之所由生也和則樂不和

斯不樂矣世之以才力自豪者多矣然悖於理逆於義內仇怨於兄弟而外忿嫉於鄉黨由是奔走憂患之途而戚戚以終其身者不少也則如用和者豈非君子之所尚哉且夫和者非獨能樂也自身而化於家達於鄉則和之所及廣矣持之以誠而行之於久則物之託於此者必將感而應之花之並蔕木之連理禽鳥之交哺皆和之所致也用和其尚勉於其終哉彥倫循循謹飭而與其弟甚相好一鄉之人無不愛且厚焉蓋化於其

父者然也則子之所謂感而應者尚庶幾見之他日南還登斯堂而驗焉姑為之記以俟

勑書閣記

君子之制事也義焉而已矣義者使物各得其所之謂也物各得其所而無或戾焉則其為義也至矣利蓋害夫義者也專其利而不以及人則乖爭凌犯之風興惡在其為義哉孔子曰君子義以為質吾是以知夫為君子者之必以義也况上以仁感者乎前年朝廷脩養民

之政念水旱之無常而其食或不給命有司出庫財糴
穀以備賑濟富民能發廩佐官者具以名上永新賀祈
年與弟引年嘗以急義聞鄉里謀曰吾幸有餘積亦旣
用以濟衆矣今天子慮民或艱食而豫為之防吾其可
不奉詔即出穀二千石以歸有司俾自為斂散縣大夫
以名聞上遣使持勅旌之為義民勞以羊酒復其家祈
年旣拜賜作重屋以藏焉翬飛鳥革歸然出於霄漢之
表遊人行旅瞻望而稱歎曰此勅書之所在行義之所

致也於是祈年之名遂益顯於當時名者實之表也有其實名必歸焉寵之曰義民豈不稱情也哉賀氏之先本越人知章四世孫憑為永新令卒於官因家焉其後或以材武稱或以文章顯佐郡宰邑者相繼而不絶祈年父仲昂甫尤輕財重義世之鉅公偉人多與相往來有文字之好祈年之克奮於義蓋有啓之者是故君子以世德為貴也義者人心之所同有而君子亦人之所樂為也豈獨賀氏哉茲閣之成凡接於見聞者皆起其

同然之心發廩佐有司去年饑歳得以廣上之賜而民無失所者則仁義之澤洋溢周徧唐虞三代豈過哉祈年來京師以閣記屬予故為記之所以重祈年而亦將有勸也

西亭記

永樂二十一年秋八月吉水蕭璵鼎升來京師以其所作西亭請予記蓋其祖如淵嘗作亭於所居之西前臨羣山下瞰池水佳木異卉列植而交蔭凡師友之講論

賓客之往來者皆萃其中油然賦詠之樂每發於觴酌之餘蓋一時之盛也亭之廢久矣鼎升乃即故址而建焉曰吾以繼吾祖也嗟夫鼎升可謂賢於人也哉惟吾郡多大家久者五六百年近者亦三四百年當其盛時高樓傑閣之翬飛廣宇豐堂之鱗次衣服相絢耀輿馬相雄高蓋可謂美矣然盛必有衰興必有壞理之自然也故夫室屋之華賓客之盛吟詠之風流管絃之繁會皆已變為荆棘之場樵牧之墟鳥獸之鳴號精魅之呌

呼者矣遭遇聖明沐浴膏澤衰者盛廢者興革蕭條之陋風復太平之偉觀者豈獨一西亭也哉然能思繼其先如吾鼎升者其可多得耶古之人論孝曰繼志述事鼎升其知此已夫雖然繼述之大不特締搆而已也蓋必存諸心施諸事者皆無愧於前人斯可矣是故居其位則思其嘗宴嬉於此也行其亭則思其嘗陟降於此也念其志意之所在與其行事之所存勉其所為之善而絕其所戒之非斯可為善繼述者矣故亭之復作有

不必書而謂思繼其祖則是真足書也詩有之曰繩其祖武鼎升以之其曰夙夜敬止則予勉鼎升之意也蓋不敬則凡所以繼其祖者皆茍焉而已矣若是則物之廢與成毀亦何常也哉故予書其說以為記使置之壁間而覽觀焉以自勗也

種德堂記

武進章孟昭世居芳茂山之馬澤橋其祖華甫父文達皆以農事起家有聞於鄉邑至孟昭與弟仲昭季昭而

家益裕然皆讀書循理未嘗用以自豪嘗曰吾兄弟所以能立於今者皆祖考之德也辟之治田前人勤而種之肆後之人得以食其實吾兄弟可忘邪於是名所居之堂曰種德蓋以彰其祖考之美庶朝夕見之而思所以繼因戶部主事潘有貞來求記於予予謂子孫之視祖考猶水木之本源也江河之源深遠而不窮然後其流奔放肆大踰萬里而至于海松栢生於高原其所據者衍沃而深厚然後枝葉敷暢條達至於大百圍歷千

歲故曰本深則末茂源遠則流長其理固應爾也章氏傳三世至孟昭兄弟而猶不失前時之望謂非其祖考種德之致其可邪種者敷布之謂以及人者言也其周窮恤匱濟人之寒飢免人之困苦者蓋有矣既能惠於人則必獲報於天宜其子孫之盛如此也然德必有諸已而後可施諸人其忠信原慤不徵於仁義可知矣孟昭兄弟揚先德而圖後繼可不知所務邪居仁由義此其當務之大者也夫仁義雖人所同得而惟惇本尚實

者鮮或失之故畎畝之間髦士出焉孟昭兄弟於耕稼之餘益取聖賢之書讀之仁義之積益厚惠利之施益遠則慶澤之及子孫將久而益盛譬若種而穫穫而復種相續而不已焉則章氏子孫之興可一世計哉故爲之記使揭于壁間而日覽焉以自勵也

承恩堂記

永豐浮潭揚氏徙自吉水之溢塘蓋南唐虞部侍郎輅之後詩書禮義相傳至于今子昜已久矣而其家益隆

去年朝廷脩養民之政慮有水旱思豫為之所遣御史督有司發府庫之財益倉庾之粟以為備民有出穀佐官者具以聞子昂感上之仁而興於義出穀二千九十石以歸有司備賑貸御史聞于朝上命降勑旌之為義民遣使持詔其家勞以羊酒蠲其繇役子昂既拜賜喜曰聖恩不可忘也昔蘇子喜雨以名堂今吾之所受者是即雨露之澤也遂名其堂曰承恩之堂然以老不能行命子啓恕拜謝于闕下且使徵予文為記予謂仁義

人之所同有財利亦人所同然也理不足以勝欲則於其所當施者亦冥然不動悍然莫之省憂故有視其親戚瀕於死亡而不肯捐一錢者況常人乎唯君子能見義勇為無一毫顧計私千鍾之粟百鎰之金一朝委之而不惜義勝故也況上以仁感者乎傳曰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然則子勗非篤義之君子歟或謂范忠宣麥舟事蓋文正之義而忠宣成之子勗父子猶是也是不然楊氏義烈有大於此者忠襄文節天下莫不聞

歷數百年猶凛凛有生氣彼前之所立既如此則倒廩傾囷以周人之急者固義之餘也而亦可謂善承其先矣使子勗之子孫由是而充之益思趾美於前人處則義洽於鄉仕則義著於國古所謂德立而足以不朽者將不在楊氏矣乎故書之以授啓恕俾復其尊府而揭於堂之壁間以為記

勅書閣記

虎溪蕭氏為吉水故家蓋有詩書仁義之澤焉在宋之

時多顯者靜軒先生於信國文公之尊府草齋有師友之誼故信國於蕭氏執禮甚恭當時見於翰墨可考也數百年來稱文獻之家者必曰虎溪蕭氏且其家故饒財廩實至累萬今雖若不及前人而猶非衆人所能及文志甫則虎溪之傑然者也常推其餘以賑贍鄉里鄉里之人賴之以不困而皆歸德焉正統五年皇上即位既六年矣德化流行萬方協和猶慮水旱之不時民生之多艱詔有司廣儲蓄以備凶歉富民有捐廩以佐官

者當旌其義復其家文志甫喜曰此吾志也固常行之矣今天子一意養民必欲使之皆足給而無失所者盖所謂如天之仁也吾可不加勉即出穀二千石以歸有司且置倉貯之官自為斂散有司以聞朝廷賜勑旌之為義民勞以羊酒而蠲其繇役於是文志甫之卒已三年矣其子東鉉既拜賜建閣而寶藏之曰此天子之仁吾父之義也龍光郁然非獨寵賁蕭氏之子孫百世之下欲知聖朝仁民之德豈不於此有徵乎閣成因翰林

學士錢先生求予記予嘉文志甫之明於義而東鉉克篤於君親思大著厥美其事皆不可不書且嘗竊嘆世之為右族大家者其先非不厚於行誼也至其子孫則多以利失之蓋有场於為己不肯捐一錢以周親戚况衆人耶又有攘敚以自封而不顧人之死亡者由是大夫君子或正論以貶之或按法以討之辱其身忝其先惡用是為子孫哉兹閣之建歸然高出於霄漢而璽書在焉居民行旅瞻望而興嗟思上之仁與文志甫之義

所以浹洽乎生民光華乎祖考者蓋無時而忘也東鉉其誠賢矣哉故為記之亦將以警夫為人子孫而未能然者

恩榮堂記

君子之所以榮其身蓋必有道矣夫為人君者操賞罰之柄以馭下視其人之所當得者而施之恩賞行則榮耀及矣然上必戒於濫施而下不貴於苟得也蓋必由於義而後誠足以為榮不然人將與之以貌而不與之

以心是故君子以義為質新淦何用高盖所謂勇於義者也正統五年朝廷脩養民之政詔諸有司多積穀以實倉庾使雖有水旱而民可以不飢富家巨室有能捐廩佐官者以名聞用高喜曰吾承祖宗之慶與朝廷休養之德而幸有餘積嘗推以濟衆矣今舉而歸之官使自主其出納不尤幸乎即出穀二千餘石以歸有司縣大夫以聞上命降勑旌之為義民勞以羊酒復其家用高既拜賜則又大喜曰吾奉承天子仁民之意而已豈

敢以義自名哉而上寵賁之若此其可褻耶即治正堂什襲而寶藏之名堂曰恩榮之堂今年其子善言來京師因中書舍人金輔伯屬予為記予聞之孔子曰君子義以為質又曰利物足以和義蓋為君子者必以義為本而義之行必以利物為貴世之人有徇于貨財溺於巳私視其親戚之危亡而不肯施一錢者有之況衆人乎況千鍾之粟之施者乎彼惡知所謂義哉用高感上之仁而慮鄉人之有飢至於倒廩傾囷無毫髮顧惜真

有味乎孔子之訓璽書之褒以榮顯其身而光大其家豈不宜哉何氏先世居新喻之清水洲盖宋狀元昌言之裔其後徙新淦之竹城再徙于今鳳山世有顯宦詩書禮義之傳久矣至用高益勉于孝友忠信而義問昭著于鄉邑非所謂世濟其美者乎故為之記使其子孫及鄉之人登斯堂者仰雲漢之章思雨露之澤亦當有所興起也

勅書閣記

興國爲贑屬邑而與予泰和境相接其邑多良田沃壤富家巨室收其利之入以石計者累千數而多尚禮義喜推其餘以濟人鰲源王彦誠氏其一也彦誠旣卒其嗣子守允弟猶以惇厚好施有聞於鄉里正統五年聖天子脩養民之政慮水旱之無常不可不豫爲之備詔有司發府庫之羸廣倉庾之積使雖有灾而民不飢富民有能出穀佐官者皆勿拒各疏其名以聞予守聞令下即出穀二千餘石以歸有司俾自爲出納以賙給貧

者有司以聞上命降勑旌之為義民勞以羊酒而蠲其徭役子守作重屋奉勑置其中什襲而寶藏焉名之曰勑書閣今年携其子叔鑑來謝恩闕下而求予為之記夫水旱之變天災也堯湯之世有所不免惟聖人能預為備故雖遇災變而民猶不失其常後世人主不能思患而豫防之稍遇水旱民之流亡轉死者多矣雖曰天災實人事有未盡也我太祖高皇帝篤於養民嘗出楮幣令天下有司多積穀以備去年天下之民皆得其養

而無失所者今上復舉行之詩所謂繩其祖武者也子宇能出穀以助賑貸蓋上好仁而下必好義也夫有其實者名必歸之義名之褒真可謂稱情也矣寶而蔵之以示子孫蓋百世之榮也兹閣之建巋然出於羣屋之上而榮光佳氣輝映乎山水之間鄉人老長瞻望歎呼曰此勑書所在行義之所致也必將起其同然之心則鄉之細民亦永有利哉是為記

奉慈堂記

奉慈堂者閩縣主簿丁玉潤山奉母之堂也潤山早喪父賴母權氏鞠育教訓以至于成立乃作堂以奉之朝夕左右順適其起居承候其顏色調其衣服寒暖之節而備夫甘旨之供及舉賢良方正得主閩縣簿則又奉母之官而以祿敬養焉於是時母年幾七十矣蒼顏白髮享其福於上潤山巍冠盛服婉容愉色致其樂於下懽忻悦懌之意充滿於一堂之間士大夫以為榮名堂曰奉慈者蓋惟母居之歲時之吉賓親捧觴稱壽者得

至焉其餘則否所以示專也夫父母之於子辟天地之於萬物生成之德大矣莫之能報也區區口體之奉蓋以效其萬一云耳而君子盡心焉然予聞之孔子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此其大者也蓋事君之忠即事親之孝故能事其親則當移以事君至於卓然有立而行不違道使人推本於父母之賢此所謂成親君子之孝豈有加於此潤山善事其親則本既立矣當聖天子求賢圖治之時與百里民社之寄致忠於君

施惠於民皆事親之孝之推也道行於當時名揚於後世而父母有榮焉則於孔子之訓可謂無負矣豈非潤山之志也歟予親戚梁叔蒙與潤山皆由賢良方正之科以進今為侯官知縣相善也來朝京師屬予為之記予嘉潤山之孝而欲勉其大者也故記之

勑書堂記

君子之於義非有所為而為也有所為而為之非義也然而上之人必襃顯之者所以勸天下之為義者也勸

賞行則人皆競於義而義之澤浹洽於天下矣正統三年
朝廷脩義民之政詔天下郡邑皆積穀以防水旱富民
有能捐廪佐官者以名聞於是好義之民爭發粟以備
賑濟永新賀孟璉其一也孟璉居邑之琥溪為大家自
其父叔瑀以資富雄鄉里而尤以好善急義得名於當
時至孟璉仍有父風出穀二千餘石以歸有司且為倉
貯之縣大夫自主其出納鄉之細民有乏食者皆賴焉
事聞上遣使持勑旌之為義民勞以羊酒復其家孟璉

既拜賜則自念曰吾祇承德意知出穀而已豈敢徼此名哉而璽書寵賁之若此其何幸如之乃奉寘于正堂而加什襲焉名曰勅書堂鄉人至者莫不起敬起慕而有不可及之歎至是孟璉命兒子輙來京師因其姻家翰林編脩劉定之謁予文為記屈子曰善不由外來兮名不可以虛作義根於心者也動乎中而見乎外有其實者而必有其名理固然也孟璉興於義而義之名歸之斯不亦稱情也哉予聞賀氏之先有昇卿者與周益

公為友宋孝宗時舉賢良因益公得幸於上上書讀書樓三字以寵之當世以為榮今孟璉以義著而蒙天子之錫命衣被雲漢昭回之光山川草木俱有喜氣而斯堂也蓋與讀書樓輝映于前後皆賀氏之榮觀也孟璉可謂無忝爾祖矣後之人又有以繼之則賀氏之光華盛大有已哉

節孝堂記

節孝堂者龍泉教諭蕭孔資奉母之堂也奉母之堂而

名之曰節孝者所以著母德也母孺人曾氏故翰林侍講學士鶴齡之女兄贈翰林脩撰梅巖先生之子曾故泰和儒家閨門之内有禮法故孺人在家為賢女年十九嫁為同里蕭闕之妻蕭氏亦名家素有德善而孺人宜其家當時有親在堂而貲產不甚豐所以供甘旨奉祭祀待賓客公私百需皆取給於家孺人以勤儉相之無不如志年三十四而闕卒孺人事上撫下皆不失宜舅姑嘉其孝敬常稱之六親舅没治喪盡禮事後姑益

謹甚姑常病痢久愈劇孺人晝夜侍側進藥食無毫髮
厭怠意及卒亦以禮葬鄉人莫不以為難遣孔資從舅
氏學學成得霸州訓導迎孺人來霸州以其禄養焉少
師楊先生聞之曰是節孝兩盡者也學士君因以名其
堂而未有記至是孔資司訓滿九年得龍泉教諭又將
奉母就養于龍泉介其内兄監察御史蒙簡來請記曰
先人不幸棄諸孤而吾母辛苦以自立節孝云者豈幸
而致哉惟先生賜之言俾有聞於後乃不幸之幸者也

嗚呼婦人之義從一而終此其大節也守節不變是不忍死其夫不忍死其夫又致孝於其姑亦天理之當然也世之為婦者或鮮能此而孺人能之豈非賢哉夫天理之在人無彼此之間然有不待教而能有教之而後能者氣質之異也是故先王旌別淑慝樹之風聲所以厲天下之為善者也節孝名堂其此之類歟世之為婦者升孺人之堂聞孺人之德而興其同然之心則有益於風化豈小哉孔資為教官汲汲然揚其母之善以儀

世範俗是以家爲教也若勉德於身思有以成親使人薰其德而皆爲善且良出而用之又各致其效則有益於風化豈不益遠且大哉敌爲之記使揭於堂上而日覲之以自勵也

龔氏祠堂記

崑山龔氏居駟馬涇之陽至今工部郎中理七世矣其曽大父嘗作祠堂以祀先永樂中不戒於火燬焉考思齋追惟先志復建於正寢東南而祀事益謹歴年既多

日就朽蠹理之兄珩與其弟琚謀改作即舊址少北而構焉蓋正寢之東也寛宏靚深有加於昔正統十一年九月告成奉主於四室而以歲時薦享焉至是理來告予曰祠堂之建蓋先祖之志今兄弟幸克成之願為之記俾刻以示後庶紹續于無窮夫君子之孝於親無不用其情其尤慎者葬與祭而已故親之葬也則必反其神既虞以安之歸而置諸廟矣然日以遠也遠則忘之而孝子慈孫之心則未能忘也時至而思思之則必有

以將其誠而祭祀之禮行焉是所謂追遠之道也然古者祭必有廟廟之隆殺必視其爵之高下及後世廟廢孝子慈孫無以伸其尊祖敬宗之心君子惜之於是有祠堂之制自庶人以上皆得以祀其四代之祖考厚倫美化之意盛矣哉然非篤孝之君子則亦莫之能為也龔氏今七世祠堂屢作而新焉豈非前有篤孝之君子啓之故後有所法歟雖然祠堂之制子朱子意也而猶有禮焉龔氏子孫遵其制行其禮内盡其心外備其物

薦享之際肅然如有見僾然如有聞誠意既孚祖考來格而錫之以福不亦永永有利哉理以明經取進士歷主事至今官以才名聞當時朝廷褒贈已及其考妣而珩與琚又以孝弟勤儉興其家吾知龔氏之盛未艾也故併書之以為祠堂記亦因以勉其後人焉

世彩堂記

君子之致福於其身豈偶然哉蓋德者人之所得於天者也得之於天而保之不失夫是之謂順天順天者天

固祐之俾之壽考康寧子孫衆多享豐亨豫大之福此天所以彰其德也成周詩人之於君子也既以無疆無期祝其壽矣又推言夫所以得壽者而曰德音不已德音是茂其意猶未已也又極言之至於保艾爾後乃已焉豈非以有其德者固可以得壽猶必保養其子孫蕃衍盛大然後為福之全於乎何其善言君子也今劉氏以世彩名堂亦何其與詩之意相似邪蓋劉氏在宋為仕族嘉定中有厚南者官至朝請大夫其尊府鈍齋先

生以承議郎致事而其德望重當時遭遇慶典亦累封至朝請年登九十孫曾滿前康强如少者初度之辰其諸子孫大置酒合樂以為壽一門四世綵衣交映而命服金紫煌煌如也縣大夫率其僚屬與縉紳君子皆來賀歡動里閭因名曰世彩之堂凡能賦者歌詠之永樂中劉氏有名本者取進士官翰林韓憲王嘗問世彩事曰此一時之榮而焜煌後世為更書世彩堂牓俾揭焉夫自嘉定至今屢更變故人事之可感者何限而世彩

之堂獨存非誠光遠有耀者哉而其子孫服詩書禮義之訓以取科第躋顯榮者葢久而彌盛於此尤可以觀德矣予聞之孔子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之云者進而不已之謂也前人之德盛矣為子孫者必當思所以繼因其本而加厚焉苟進而不已則慶澤之傳於後也有餘矣主客郎中亜劉氏之傑然者也復以堂記屬予故為之記且以勉其後人焉

筠菴記

彭君百鍊甞買田於武山之麓作室以居而種竹庭下曰吾將於是而終老焉時百鍊為御史以材行見重於世功名富貴之所廹逐而不舍者故不得如其志以卒今子汭兄弟居之讀其書耕其田而培植其竹曰此先人之手植也奚敢忘哉因名所居曰竹菴而來京師請記焉夫孝子之於親思其居處笑語志意樂嗜儼然其親之在目也則是居者汭之所以寓其思焉耳居處笑語志意樂嗜之不忘則其親不亡矣豈惟見竹而念其

手植哉竹之為物有君子之德焉清而不汙直而不撓羣居而不爭孤立而不懾風雨震凌而不失其性霜雪嚴沍而不易其節君子之有道者似之御史君之植此盖將與比德也汭之觸物而興思其亦加念乎此哉予聞之君子之嗣親也要以德為本其德克肖則其親有繼矣衛詩淇澳美武公之德也自德之進而極於其成始終皆托興於竹而詠歌之則竹固非尋常卉木可比也汭進而升其堂退而觀於其竹思先考之澤而詠昔

賢之詩進德之功至於從容中禮焉則汭可以爲賢而御史君有子矣往年予與同遊武山而周覽其勝皆欲謀歸老之地而君先得之然不能少遂其樂今予築室將老於山之陽相去甚邇也思君而不可見見汭猶見君也故爲之記以勉汭于成汭其有取於予言乎哉

榮錦坊記

臨川榮錦坊者監察御史張士貞之居在焉士貞永樂辛丑以明經取進士天子將顯用之使需次于家鄉閭

父老比之衣錦之榮郡太守曹侯璉思殊其宅里以風郡之人士於是搆財於里門而表之曰榮錦坊宣德元年九月二十一日也臨川故文獻之邦其人勤於問學賓興之歲挾藝試於有司者常數十人由是而貴顯者前後相望也其士習如此然欲歆動其民而使之競勸於學非有以聳其瞻視而常接於朝夕之間則亦有時而怠矣此曹侯意也然則曹侯之所以表其坊者豈惟張氏計哉昔常袞為福建觀察使禮其士人而俗以丕

變文學之士比之中州曹侯之建立如此則臨川之人將無不勉於學繼士貢而起者當不可勝計若然則表勵之效豈細哉然吾聞之古之君子務其道非欲以加諸人至或推以示人而使之起敬起慕亦君子所不能已然其聞之遠近必視其實實大則聲宏其理然也漢之王烈以隱德高天下當時名其鄉曰君子鄉鄭康成學行為人師而人表其鄉曰鄭公鄉至今稱之無間言其有異乎是者皆已泯沒而無聞或又以與議於後由

是言之則君子之於其實當何如可知也士貞之可表者曹侯既表之矣尚益勉脩其實哉使道德充於已功業昭於時而人無間然者則將為表於天下後世豈止一鄉一時之榮而已哉君子務其大者遠者茍遂其極處其次非所以自重也予望於士貞者如此故因其請記遂記之

進思堂記

明威將軍指揮僉事和陽紀侯之在安慶也吏士浹和

四境寧謐乃治其燕居之堂而榜之曰進思盖取孔子進思盡忠之語而為名間使人來京師請文為記俟之言曰惟我先人遭國家興運得效其力以驅馳列官四品任分閫之重而予實繼承之惟朝廷之大恩不敢忘夙夜思所以報而保先烈於無窮亦惟盡忠不怠庶幾其可也此予名堂之意也安慶古舒州之域其地濱大江密近京邑而當黔蜀荆湘交廣豫章之會盖天下之重鎮也為將帥者撫其士卒而和其人民必有忠君愛

國之心乃克當之此侯之所以受任於此也夫忠者臣道之大端盡其職所當為而不顧其私之謂也自古為君者必以此望其臣為臣者亦必以此事其君是以功烈顯於當時名聲垂於後世侯之在鎮也以英偉之資豪傑之才協於同列達於政體大小之務必盡其心連營而居列肆而處者蓋無不被其惠太宗皇帝之北巡也侯屢以簡拔在行服强悍之衆而信威于漠北侯蓋有力也其忠如此而猶惓惓以自勉焉若侯者豈人所

能及哉漢宣帝時趙充國為將擊先零守便宜從事人或難之充國曰諸君便文自營耳非為公家忠計也又曰是何言之不忠也又曰明主可與忠言充國之心未甞忘忠卒能定疆埸利國家故圖像於麒麟百世誦之今侯之心亦充國之心也其福禄榮名蓋將與充國等矣豈特保先烈于悠久哉今制有功者之子孫皆世受其爵蓋所謂與國咸休永世無窮者使侯之子孫登斯堂者皆以侯之心為心而皆勉於忠則顯爵之傳於後

可以世許哉此亦侯之志也予故為之記不獨以著其美且以勉其後人焉

具慶堂記

監察御史李君大用名其奉親之堂曰具慶而求記於予盖其父存敬甫惇本尚實恭而能讓其母劉氏以柔恵淑善宜其家宗族化之鄉里法焉大用為御史以端厚勤慎知名當世朝廷嘉之而推本於父母之賢於是封存敬甫為御史劉氏為孺人蒼顏白髮而命服輝映

李氏之族鄉人之老長莫不相賀以為榮堂之所以取名葢如此昔孟子論人之至樂而以父母俱存為之首則父母俱存葢人之所甚欲也然而存者有之矣至於康强無恙而得食其子之禄葢難也食其子之禄者有之矣至於受封爵之榮拜寵嘉之錫光顯於當時賁飾於後世者尤難也今大用之父母兼得之此豈智力所及哉天也天之厚於李氏如此抑豈出於偶然者耶予聞之書曰作善降之百祥存敬甫所以脩於身化於家

而儀於鄉黨者善也善固天之所佑則其受於天安得不厚且備哉世之人有任智力奔走終其身以干寸祿希一命而不可得者不知善之當務而已然則存敬甫豈所謂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者邪抑又聞之大用曾大父諱仕元為御史大夫大父克名隱居行義常賙卹其鄉里是皆有及人之善矣存敬甫能繼續之大用又克承藉而引長之如此天悉得違李氏哉辟之松柏生於高原甘澤滋於上沃壤培於下其大百圍長千仞理

之必致也然則存敬甫之福蓋未艾哉大用名哿為御史幾九年所以榮其身顯其親者當益進則斯堂之慶將不益厚且備乎姑為之記以俟

資愛堂

資愛堂者毗陵錢梁溪奉母之堂也梁溪毗陵仕族其大父本道嘗為興山知縣父原禮早世母朱劬勞誨育故梁溪克遂有成今雖老尚康强無恙梁溪朝夕率婦子備物敬養焉婉容愉色能得其懽心故其所以名堂

如此因予友兵科給事中劉仕𢾜求予為之記予辭以未識梁溪且不暇作而仕𢾜數來徵文不已從而思之梁溪既能愛親而又與予仕𢾜游且名其堂盖取於孔子孔子之言天下皆誦之然能服而行之斯善矣梁溪知以孔子之為法必非世之齷齪者比不為記之無乃非人情之所樂哉夫為子者孰不有父母焉有慈而無威母道之常也况寡居獨處之時乎寡居獨處而惟子之恃則嫗婀煦育之意有加焉嫗婀煦育之意有加而不敢

其子者蓋鮮矣梁溪之母早寡愛梁溪而能誨之使有成可不謂之賢母也乎然則梁溪之愛母旨甘以悅其口輕暖以適其身順其起居動作之宜以樂其志意凡所以愛親者無不致其極此亦孝道之所宜然也孔子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梁溪不得致愛於其父而幸有母在焉致愛以事母得不哀痛以念父乎然則梁溪之心亦苦矣抑嘗聞之愛親者不可以不敬也然愛親者必愛其身敬親者必敬其身愛敬盡於事親而厚

於身則不忝所生而能成其令名此蓋孝之大者予欲勉渠溪使就其大者故為説如此以復焉俾揭諸堂上

環秀堂記

距浮梁邑最近有地曰田西者蓋山水之會也峯巒疊秀連亘逺邇隱然如一大環長溪之水出乎其中深若渟膏淺若浮練逶迤而東清見毛髮乃一邑之勝處而李氏世居焉今監察御史遵安之堂適當其勝因名之曰環秀之堂而請予文為記予謂山水之勝隱者之所

樂也彼富貴者得志於一時居有廣宇豐堂之安行有雕軒文駟之華進則垂紳正笏以立於大廷退則美飲食好聲色以恱乎朝暮無不如意者其於山水之樂非不好雖好之亦不能兼有也惟幽人貞士進不得志於當時乃退而樂乎此披莽蒼横清泠俯湍瀨之竒瞻崖崿之秀以自快於其心雖不若富貴者之娱然亦各適其適也李氏出自唐衛公子孫嘗以科第入官簪纓之貴不絕至遵安遂居風憲之重任耳目之寄蓋非隱者

也然猶不忘乎斯堂豈以富貴之娛山水之樂為可以兼得也哉夫既不可以兼得矣而尚眷眷焉毋乃非仕者之義乎雖然吾知之矣孔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夫人禀天地之秀以生仁知固所有也假於物以致其美焉此君子之所謂善學也因其安重不遷而以篤吾仁因其周流無滯而以廣吾智使不為私意所移而至於不可勝用此固仕者之所宜務也遵安之意誠出於此其為良御史可必矣不然則連山絕壑洄汀曲渚虎

豹之所家虺蜮之所穴雖曰美矣將有時而厭也惡能有益於學哉願以是為記庶幾進德之助云耳

孝感堂記

孝感堂者監察御史禾川劉性善奉親之堂也性善母王氏生性善纔五月而父出之時外大父邦仁舉明經知朔州因携以行性善稍長知本末常涕泣籲天欲見其母不可得母轉側遠外二十年乃歸歲辛巳性善訪知其處而往省之母子號慟幾不能生時性善已被推

擇為縣學弟子員即月餽廪膳之半以奉母而日夜泣請於父願復為母子詞旨懇切有足動人者父憐而許之於是遂迎以歸作堂以奉養焉鄉邑士大夫以性善之孝能動其父而致母之還也名其堂曰孝感之堂性善既為御史不得躬事親而思之不置乃謁告歸省將以禄賜之餘為親懽過予道其名堂之意而請為之記予謂父母子之所由以生各安其位而享其養焉此人倫之常也不幸乖忤以失其常而能積誠盡孝委曲將

順而使卒復於常非善處變者不能也若性善者亦可謂誠孝者耶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陽亢陰伏物烏能遂其性哉有至人者以其懇懇之誠而伸其惓惓之禱則和氣應甘澤下物之枯然瘁者皆勃然以興天之高地之厚而可以感通如此况親若父母乎然則有不幸遇此而抱終身之戚不能伸一日之志者非誠孝有未至耶則予於斯堂安得不深嘉而重歎之哉昔朱壽昌得其出母而養之東坡先生爲文以風夫有親不能養

者夫有親而不能養與必求其親而養之其賢不肖相去遠矣然則今有若人者過乎此得不赧然愧惕然省以悟乎予故著其說以為記庶於厚人倫美風俗有助焉

佚老堂記

金華陶仁存氏於其舊居之東偏作堂以燕休而名之曰佚老堂其從子永成官大學昔嘗與予同事今上於東宮最相知間過予道其事曰吾陶氏於金華為故家

詩書之習其來也久矣叔父蓋族之賢者也方壯盛時常勤勵以有為矣今年已六十子孫足以代其任田園之入足以供其費山水之清曠足以遊親戚之往來賓客之過從者足以為朝夕之嬉此其所資以自佚也願先生記之予謂人受陰陽之氣以生故有動靜之節辟物之生於春長於夏乃陽之動仁之顯也及其成於秋斂於冬則陰之靜用之藏也人有耳目口鼻四肢之欲而處乎君臣父子夫婦朋友長幼之間於其少也所以

經綸而酬酢者豈能一日忘哉至於老而倦也向之苦心役志以從事者庶乎其遂矣於是退然以休肆然而樂是蓋人道之常陰陽之義也仁存殆所謂安常處順之君子歟然予觀之世之能此者鮮矣蓋人之欲無窮而物之足吾欲者有盡故朝而作夜而思矻矻於事為之末擾擾於得失之途有不知其身之老也是可謂知義命者耶然此特貪冒無恥者之所為要之惡勞而好佚者天下之同情蓋有欲之而不得者囂然喪其樂生

之心而無所不為秦隋之季是已故君子雖貴於由義而尤貴於逢時今天下太平四夷向風兵革不用少者得盡力於衣食老者皆得優游以嬉若仁存者雖樂處其常而實天子至仁之澤之所及也由是論之則斯堂也豈特陶氏之美觀而已哉予聞古之稱堯者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於今所可見者康衢老人之歌之類在也由是而可以推見其萬一矣仁存遭遇聖明沐浴膏澤而安於無事醉飽之餘形於歌誦必有繼康衢之謠

者永成其謹識之庶萬世之下有考焉是為記

仰日堂記

丹陽河彦澂以能醫隷太醫院有名當時因得侍仁宗皇帝於東宫然彦澂謙謹和厚未嘗自異於人今少傅兵部尚書兼華盖殿大學士楊先生時為宫臣嘗有疾彦澂治之良愈因與厚善相往來及留北京遂虚館處之而予亦與為隣有緩急求焉相好也其子俊居南京聞彦澂將還乃作小堂若干楹曰吾父還吾奉之於此

然彥澂未能還也去年俊來省視而道之先生名之曰仰日之堂予曰浚也子知所以名堂之義乎夫日者君象也古稱近君為依光日月今子之親以醫道事君未能去朝夕斯所謂依日月之光也然去子則遠矣道路之邈悠山川之限隔宜子之不得見也仰而望之則惟日之見見日是猶見親之在君所也旦旦而望之則若常常而見之於其心豈不少慰乎古之人有望雲而思親者狄仁傑是也今子遠其親而托思於日焉其義蓋

亦若是而已矣身者親之枝也故有身者不敢忘其親不忘其親則不敢輕其身茍輕其身矣而曰吾能不忘親非君子之孝也今子仰日以致其思則親之容儀儼然如或見之由是一出言一舉足皆若親之臨乎上而不敢違理焉則不惟不忘其親而亦不辱其親矣此君子之孝也夫日陽精也陽之德仁為大醫者仁道也子奉親之教推明以致其極而心常不違於仁使凡疾痛者皆蒙惠焉人將曰幸哉其父之教然也玆不惟不辱

其親而又能成其親之令名孝之大者也如是則不愧夫名堂之意矣豈獨寄其遐思也哉子必勉之俊起拜曰先生之言是也俊敢不勉予於是知俊之可為令子矣即書其語遺之俾揭於堂之壁以為記

望親樓記

桃源彭士英喪其母孺人葬於所居之東久矣而猶哀思之不置乃作樓以望其墓曰吾親藏於此魂其來歸庶幸有見乎因名樓曰望親之樓今年來京師泣告予

曰俊之始生吾親因以成疾雖在牀蓐而哺養不廢久而疾加劇不幸遂至于大故是俊之生適以禍吾親其罪逆大矣罔極之恩既不能報其何能已於哀思乎此樓之所以作也敢請記於先生願有以教之予謂死生壽夭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子雖愛親其能奪之天乎唯夫所以生成之德不能忘於是有春雨秋霜之感矣春雨秋霜相續於無窮則吾之哀思其親豈有窮也哉故曰君子有終身之喪此之謂也然墓者體魄之所藏

也古者孝子之喪親既安厝之即返其神於廟將祭則
思其居處笑語志意樂嗜又酌鬯以求諸陰焫蕭而求
諸陽蓋無不用其極冀或感通而無所事於墓者然既
博而求之則於其體魄之藏瞻望而興思庶幾其或見
焉亦理之所可也嗚呼士英之志其可哀也哉昔者嘗
聞之君子之孝於親非以望而思之之為至也蓋有大
者焉身也者親之遺體也故必當謹其身言有不敬非
孝也行有不莊非孝也況虧體而辱親者乎若登樓則

思既去而遂忘之而至於無所不為則其為孝非誠孝也特名而已矣故予願士英之存於心一舉足不敢忘父母則無非禮之行一出言不敢忘父母則無不道之言使人皆稱為君子而推本於父母之賢豈非孝之大者哉士英勉之故為之記使書於樓之壁而朝夕覽觀焉

繼志堂記

繼志堂者餘姚何孟煇與其弟孟烱之所作也何氏世

居邑之蘭風鸚鵡山下聚族而處者將三百年廣宇豐堂蔚然為鄉里盛觀其後燬于火孟煇之父金鉉方謀重搆如前人之制未幾而卒孟煇兄弟痛父之志弗就也乃相與協謀成之經始闕年闕月闕日至闕日而成監察御史方復遠名之曰繼志堂且為書其榜使揭於楣然未有為記者乃因吏部郎中陳叔剛求予文予未識孟煇兄弟而知叔剛介直自持不苟譽人者今為徵記則孟煇兄弟有以取重也決矣予雖欲無言

可得乎夫人子之孝莫大於繼志盖子之身受之於親凡親之所欲為者皆子之所當為也其何可怠哉故孝子之於親思其居處思其志意儼然而或見之則趾美承休自有不能已者何氏之堂盖其先人之所居處也既燬而欲復之盖其志意之所存也於此而致其思思之而遂成之使其親而有知也將必怏然而無復遺憾矣此君子之孝也嗟夫世之為人子者孰不本於親其能孝者固多然於親之未亡也而拂亂其所為者盖有

矣況死乎既死而鬻其田廬發其丘墓虐其所親愛者亦有矣況能繼志而有所立乎若此者皆禽獸異類之所為也則予於孟煇兄弟安得不深嘉其意哉雖然孝之道大矣非特堂構而已也周詩曰紹庭上下陟降厥家凡親之所行者皆所當繼也孝於親友於兄弟别於夫婦信於朋友於宗族而親鄉黨而睦凡所行之善皆勉繼之無或悖焉則其親為不亡矣至於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則孝之終事也孟煇兄弟其加勉

哉是為記

青雲軒後記

士之躋於貴顯而以青雲為喻蓋始於司馬子長至唐以科舉取士士由是以進者人皆以登青雲目之而已亦詑以為榮至形於吟詠傳至於今猶然也則士之自重與見重於人可知矣番禺趙純懐智以詩經登永樂乙未進士第為監察御史有名藩憲大臣欲表異之以風勵夫為士者乃作青雲亭於其居之傍既而懐智亦

自以名其軒番禺人士莫不以爲宜瞻望而興起者蓋多有之夫以韋布之士列於衆人之中雖懷奇負氣然人終莫知異也一旦遇良有司進之於禮部而奉對於天子近日月之清光干雲霄而直上使夫庸庸之流延頸仰望有不可及之嘆若是者誠足貴矣雖見譽於人而自快於已不爲過也然嘗思之彼托喻於雲者非以其致身之高哉夫高自卑而升者也卑之可使高高獨不可復於卑乎北溟之鵬摶扶揺而上者九萬里然至

其力窮也則亦有時而息矣居高之不可常如此惟君子能進於道則有常也昔者顔子嘆夫子之道不可及曰仰之彌高而夫子亦嘗自謂我學不厭然則夫子所以若是其高者學不厭故也其道固衆人之所同得於天者由學不厭而至於如天之不可升非惟當世仰之萬世仰之矣懷智於學苟進而不已焉則道愈高人愈仰矣奚止若登青雲而已哉聖人者人道之凖的也學者之學聖人如射者之志於的也不志於此而苟焉以

止則謂之自棄奚可哉士大夫為記於是軒者多矣懐智復以請於予故為言如此以補前說之未備其亦懐智所樂聞也歟

歸養堂記

自泰和西北行三十里曰南徑胡氏世居其地室廬之相次者如魚鱗號最繁昌叔廉胡氏之秀也今年以才舉至京師吏部考其言以為可用然以舉者不如令方議所以處者叔廉遽以母老告歸而過予道之予曰歸

哉叔膺子之親守節以教子今已幾七十其將來之日蓋不若是之多也苟不若是之多則揚子之所謂愛日者將不在斯時矣乎子之歸宜也夫仕者之於禄養固榮矣然東西南北跋涉數千里觸風雨犯霜露如此其於老者不便也則亦果能以就養哉幸而得就養矣或王事奔走以疲其體憂患連蹇以挫撓其心則於飲食起居有不暇而亦安能從容以樂吾親哉此蓋人事之常然者也今子雖未得禄而先人之業在焉雞豚魚蟹

果蔬筍茹各以其時率婦子而敬進之老者得安享於堂上光榮雖未至而懽樂有餘也且君子之悅親以道彼必以外至者為親懽則曽子閔子將不得為善事其親者乎此蓋迂生鄙人之所見君子不取也古者四十始仕五十服官政令子幸猶未也其以仁義之道脩諸身始於事親從兄之間充而至不可勝用然後為德之成則進而顯其身榮其親也孰禦哉叔㢈喜曰先生之言是也其所以教生者至矣既而叔㢈得告歸遂名其

奉親之堂曰歸養之堂而求予文為記予嘉奬之故不辭然無以易前之所言者因書以授之使揭於堂之壁以慰其心亦以俟其成也

三秀軒記

禮部主事馮敏欽訓未仕時常讀書於所居東偏之室歲辛卯有芝生焉凡七本輪囷穠郁金彩煥發煜然若慶雲下垂而朝日輝映之也里閭老長懽嗟愛惜曰是必有異秋八月欽訓以詩經領鄉薦遂取進士為主事

於是人皆謂芝生之祥蓋此之兆也相與名其室曰三秀軒予按說文云芝神草也爾雅云芝一歲三華瑞草也蓋不種而植不滋而榮乃天地至和之氣之所生而乃見於馮氏豈偶然哉馮氏武昌人元季欽訓祖昇之為威順王叅謀知事之不可為乃退居永豐蓋必有及人之善故天將昌之而先發祥於此然其所以承天之休其可已耶予聞古之君子有屈原者以衆芳自脩而託喻於芝蘭荃蕙則夫欽訓所以承天之休者其惟勉

於善哉君子之道仁義而已自君臣父子之大以至事物之細微皆當理而無私適宜而不謬則善之積於已者衆而於芝之生之祥庶乎不虛應也若或未善而怠焉則將有莖蕙為茆之嘆芝云乎哉欽訓初名智安持志勵行勤於其職仁宗皇帝知之親洒宸翰為易今名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公士竒因以欽訓為之字欽訓思所以賜名命字之意而日勉焉則三秀軒愈遠而有耀矣欽訓求予記故為記之

介福堂記

南昌于履恒名其所居堂曰介福之堂戶科給事中樊君鑑其戚也求予為之記夫介之為言助也大也而曰壽曰富曰康寧曰祥曰祺曰慶者皆福之謂也古之人相與頌禱期望之詞不曰介爾景福則曰以介景福然非特兄弟婚姻之相厚如此臣之於君也亦然蓋人之至情莫有過於此者則其所以頌禱而期望者舍是何以哉然福係乎天不可以幸致也非行足以合天而以

介福望於天奚可得哉蓋福者其效也其報也不有其本效何由得不有其施報何由來詩書所記君子之明徵也洪範之所謂福而必本於攸好德詩人所謂降爾遐福亦縁於俾爾戩穀而後得焉然則德善者介福之本也君子亦務此而已矣予聞于氏武昌人因宦游始家南昌履恒之尊府嘗為泉州經歷以清謹著聞按察使陶垕仲特愛之其德善之脩於已而及於人者素矣宜其福之盛長也然則履恒之所以名堂者果以其效

言之乎抑亦羨慕而期至於此也乎茍以其效言之則履恒之得優游而樂於此堂皆先人之所遺也若亦羨而期至於此也則詩書之言履恒之所當務是盖不可不勉也且夫求福而避禍者人心之所同然有求福未得而禍已隨之者何哉好德樂善之意微而詭欺薄惡之習勝故也率是而行則為求禍而辭福是故君子必勉於德善則感福之來莫之能禦予與履恒未之識而樊君則素所厚者也故因其求而為之記如此履恒其

亦以為然也乎其亦以予言為迂也乎

抑菴文後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抑菴文後集卷二

詳校官編修臣裴　謙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范來宗

謄録監生臣李幽圖

抑菴文後集卷二

明 王直 撰

記

金齒軍民指揮使司新建學記

天之生人既以陰陽五行之氣成其形矣亦皆賦之以同然之理焉於是有仁義禮智之性以施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日用事物之間不以地之遠近或異也然氣稟有清濁厚薄於是理有不能全此教之所

以不可無也金齒古哀牢夷之地漢始闢為永昌郡後世或因或革然皆羈縻而已至元以為永昌府建學以教其人後燬於兵國朝洪武壬戌取永昌置軍衛鎮之既而以民少罷府改衛為金齒軍民指揮使司以統之歲甲戌乃命秀才余子僖往教焉始立孔子廟於中正坊之西軍民子弟皆來學子僖卒指揮使胡侯琛廷貢車侯琳文玉等言於朝請以其子轂仍領教事未幾詔凡軍衛皆立學胡侯車侯復與同列協謀克拓廟左右

地以為學舍堂齋門廡及諸器用靡不畢具仍請以穀為訓導既受職而歸則來告予曰學校之建使其人皆入於善上之德大矣二侯祗奉上命以成就其事用心亦勤矣願為之記庶有考於永久且於學者進德之方亦願因之以示教焉予謂聖人立教使人變化氣質而全性之善其說皆具於書讀其書究其言以明諸心措諸行自倫誼之大至於應事接物之常無不盡其道焉而又持之以誠加之以勇則安有不成者哉金齒入職方

六十年其沐浴聖化久矣今又比之内郡立學校以教之此天子一視同仁之心也要在為之師與董其事者深體而躬率之耳穀字止善祗慎好學有志於古人而胡侯東侯等皆寛厚有智畧亦孜孜學術庶幾古人所謂說禮樂而敦詩書者其能成賢才而美風俗可必矣故為之記以俟且使後之人有考而善繼之也

謹菴記

永樂二十年冬予友曾公恪以其藏修之所曰謹菴者

求予記予時以內艱服闋將之京師不果爲而公恪求之不厭然終未有以應也及至京賔客往來之暇乃思公恪之所以自名與其所以名菴之義而爲之記曰夫天之所以賦此理者盖人人所同也然既得之又或失之者何哉欲勝而已矣然君子欲去私欲而全天理無他焉持敬而已矣孔子曰修已以敬敬者古先聖王之所行非孔子之自言也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恪者敬之謂也堯舜之所謂欽湯文之所

謂敬一也然豈學者之所可遽能哉黄直卿嘗曰敬者聖學之始終而謹為近欲為敬者先自謹入焉斯言也其亦子思之意也歟常因是而思之凡人之所以害夫天理者為其所不當為也其所不當為者非人欲之私乎誠於所不當為者知所謹而不為則亦豈有害理之患哉私意一萌内外紛擾其所不當為者皆為之於是天理蕩然矣夫安得不為小人之歸哉中庸之所謂戒懼者静而謹也其所謂慎獨者動而謹也動静皆謹則

私欲不萌私欲不萌則其心一而不他純而不襍其所行者皆天理之正矣習之久養之熟則古先聖王之所行者可庶幾焉公恪之所以名菴者其意蓋若是歟菴在所居之何山林邃幽勝竹樹茂美而又有田園池沼之富閥閱聲望之華足以逞其欲為而無不可者顧乃退然一菴之中而謹於自修如此可謂有志者矣則其為君子孰禦哉予與公恪游且久故因其求而述予之所聞者以為記公恪其有取於予言也夫

槐陰書屋記

槐陰書屋者五雲王鑑讀書所也王氏居縣北之鴈塔里世敦德義為大家鑑之父仲敏雅志經史遣鑑受學邑庠盖欲其有立於世也未幾父卒母段氏欲成其志家有槐樹鬱而茂乃就陰作屋四楹俾鑑力學其中又延名師以教焉鑑亦晝夜盡心不少懈然屢不偶於有司嘗自念曰期我於成者父母之志也我豈敢怠哉因名為槐陰書屋而請記於予曰顧有勗焉庶幾成吾親

之志於乎鑑可為能子矣夫書以載道也栖之於屋而讀焉所以求道也聖人之道自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以至於洒掃應對作止語默周旋曲折之間莫不有焉明於心見於行而皆不悖乎道之常則可謂聖人之徒矣君子之讀書為是而已子之親所以待子者豈不以是歟然則子之承其親當何如本於孝弟推之萬事萬物而各當其理由是宜於家孚於邦達於天下則親之志得矣是以志養者也孰謂子非君子哉抑子

之所以名其居者其有取於晉公之事乎晉公不誣人以求達故其子文正為賢相顯名於天下論者以為仁厚之報非槐之為祥蘇子所謂德之符是也然文正之業盛矣當時謂其深沉有德望深者淺之對沉者浮之反也深則包涵渟蓄而邃於理沉則淵潛靜密而審於事此其所以為賢子之先世振施於鄉里不少矣而皆以隱終其鏗鍧振耀必在於子子之承其親亦法乎文正而已矣夫大有立於天下非浮躁淺露者所能也窮

理而極於深微制事而安於沉靜學問之成功業之建夫何文正之不可及哉然則槐陰書屋將不與三槐等乎子必勉之此父母之志也予亦有望焉故記之以俟

四老堂記

四老堂者嘉興城南趙氏所居之堂也趙氏之秀曰智以明經登第入翰林為庶吉士具其所以名堂之意謁予告曰嘉興城南多湖水湖之南有大溪二一名秦溪一名長水南行未十里有鄉曰白紵橋曰秀水富家大

族多居焉其好善務本有趙徐朱盛四姓趙則智族也智之父質直明達儉約簡静凡其所行足為宗族楷法其論事必據於理而能旁引曲譬以警發愚蒙其訓子弟諄諄無懈怠之意而徐氏存正朱氏謙光盛氏德材相好為莫逆存正外朴内敏於事無不通有功不誇有善不矜然他無所營躬率子弟耕稼以自樂謙光性敏喜讀書至老不倦怠於經史悉究大義而深於四書喜為人講説其書翰筭法尤精德材温恭謹厚教行於家

閨門之内懿德淳備鄉人有富而驕者則必勉以善曰富不足恃也此四老者今皆七十餘矣居閒無事燕坐於此堂蕭散簡逺之趣敦厚和平之風表然為望於鄉里智之受益多矣因名所居堂曰四老堂敢請記於先生予未暇作今智將歸省其親而速文不已予聞古之君子以年德相高而遂其樂者有之矣香山睢陽之徒是也雖或隱顯之不同要之皆當時所敬者宋至道中李相昉輩慨然欲繼之而終不能遂則知一時燕閒之

樂亦非人所能必乃天也今天下太平時和歲豐而四老者得以從容而樂於此堂其得於天也厚矣鄉人子弟聽其言師其行豈不足為一鄉之善士哉故為序次其說使揭於堂上以為記

筆妙軒記

吳興張子良居京師以善製筆得名予始未識也永樂中予鄉友劉選預脩大典在館閣每求筆於子良子得用之甚適意因是亦往往求之遂與相識子性拙不善

書而人事酬酢有不能已者賴子良之筆稍有可觀然
予之拙亦終不能精也其後予居北京而子良亦來北
京北京之製筆者亦皆讓其能然予不見者久矣今年
忽造予以其筆妙卷求題予不及見子子拒為受之廼
作七言近體詩題其上踰數日子良復來見予曰幸有
名在官府當朝夕供事不得數拜庭下令以疾代將還
吳興筆妙軒者衆人之所命也昨辱為賦詩然鄙意以
為未足敢求公序其端以啓士大夫之歌詠辱見知之

久請無愛於言庶光遠有耀也予謂筆之用大矣觀夫韓文公所作毛穎傳可考也則製筆者之有功於世豈他藝可及哉宜其見重於士大夫子良製筆之妙固已久知於世士大夫得其助者非獨予也則予題是軒豈能愛於言哉昔羅隱喜筆工葛鳳謂之曰吾當助子取高價乃以鴈頭箋百幅贈之由是價益增而筆大售予謂隱之計踈矣奚必論價哉名者實之賓也脩其實以成其名則自無不利今諸公為賦詩則過於隱之贈矣

子良之筆益精則名益著人之求筆者孰能舍是而他適哉筆妙之軒將益有聞於天下矣若有其名而怠其事則是軒也將不晦矣乎故為序如此既以勉子良亦以發諸公之興云

大原別墅記

大原別墅者今瀧水令龍泉袁銘用儆家食時所營也袁氏世居長塩為故家至用儆喜山水之勝習陰陽向背之說嘗往來大原坪見其四向皆沃壤而溪水當於

前其地隱起若鼈昂首曳尾以趍於溪心獨愛之迺就作田屋以居凡若干楹環而望之有八景焉五華山在其南雙江合流乎其西其東北則有武陵之瀑布西南有螺灘於晩照為最宜北有長橋銀山尤宜於雪月之觀而席帽之晴嵐玉泉之古寺在東皆可以供燕游娱眺望其心又以為可喜今年來北京為予道之曰豈獨銘樂乎此将使子孫居之而長有此樂也欲求諸公賦八景之詩而道其所以樂敢請先生為記之刻石以示

久逺予謂人之所居必占地之竒勝而當山水之會然後足以樂乎已而燕及其子孫故君子慎之然求之在人而遂其求則在天故又有不能必得天蓋不可以智力勝也今用儌求而得之豈非天之所厚哉雖然地之美者必因人而彰覩於古可見矣今大原之坪與夫所謂八景者非得用儌則棄之荒遐寂寞之濵抑孰知其為勝哉且予聞之昔者海陵許子春治其居之南園亭榭之華卉木之盛賓客游觀之樂蓋擅於一時然許氏

不以是傳也其所以傳者三世孝弟而已盖地以人而彰人以德而顯也袁氏之别墅固勝矣爲之子孫者皆興於孝弟而世篤不忘則将與許氏之園等矣予欲成人之美者也故記如此使刻焉

二老堂記

漣水王經舉賢良得陜西布政司檢校因予姻友梁叔蒙請予請曰經之父世業醫今爲醫學官年已七十四矣而經之外舅劉公德懋洪武中爲監察御史累官至

雲南右叅議謝事歸其年七十有五然皆康強無恙齒

德之尊鄉人皆敬禮焉曰二老者吾邑之望也經家故

有堂歲時閒暇二老相與燕嬉於此經得以奉順其起

居承候其顔色備物而致享焉其心甚樂也因名之曰

二老之堂今受官以去然豈能忘斯堂哉敢請文為記

俾持歸揭之堂上經録而時覧焉亦足以慰其遐思願

先生不辭予謂此太平之美觀也洪範所謂五福其一

曰壽故人之生莫不欲老且壽焉然而至七十者葢少

年七十者有矣未必皆有子之賢有子賢矣而罕遇夫太平之世觀詩之陟岵鴇羽其親非不存其子亦非不賢也然苦於行役而老者不得以自遂則雖壽奚樂哉今二老好德而皆至於高壽且遭值太平雍容逸豫有若經者得致樂於平時又將以其祿養於今日豈非其身之幸乎抑考之二老之生當有元覆敗之際我太祖高皇帝龍興之日譬諸嚴冬盛寒草木零落而天地發生之仁已寓乎其中故二老皆稟温厚淳固之氣而又

蒙列聖覆幬涵育之德是以克享悠久和平之福夫豈偶然哉謂非太平之美觀其可乎故予為之記使百世之下有以知我朝仁育之盛如此也

貞節堂記

吉水李直孚作堂以事其母孺人而名之曰貞節之堂孺人邑中沙上鄧巽亨之女年十九歸金灘李允臧直孚之父也歸之又明年丁未國朝將經畧中原先取粮江西允臧主饋運舟次安慶溺焉時直孚生始數月孺

人年二十一矣即以守節自誓而久瘕家素貧孺人勤於女事以自給上奉舅姑下育幼稚敗幃瓦燈一室蕭然人不堪其憂而孺人安之又五年舅没葬祭一如禮兄憐其少欲嫁之孺人哭曰吾聞之婦人以夫為天天一而已豈有二乎故夫死不嫁天地之大義也惟禽獸則異乎此且夫去時以老親幼兒屬我今舅没而姑尚存幼者日以長矣而廼以禽獸待我我有死而已兄知其志不可奪不復言又三年姑没治喪一如其舅直孚

長勉使勤學曰爾父惟爾一息不勤學何以立身直孚感其言不敢怠學以有成孺人乃喜曰吾殫心竭力以仰事俯育今幸無負於吾夫可以見於地下矣直孚事孺人甚謹而名堂若此盖著其德也夫貞者知正而固守之之謂節者事有其制而不過之謂也在易恒六五之象曰從一而終此婦人之貞守之堅確而不越乎理之常此節之六四所謂安節者也聖人垂世立教皆本於天理民彝之正人孰無是心顧有不能然者欲累之

也欲動情勝則陷於邪僻放蕩而不知檢其於禽獸奚遠哉孺人之德無愧於聖人之訓非賢能如是乎孺人年八十一廼卒守節者六十年而堂未有記卒之後十年直孚子同仁取進士在北京始以父命請於予思著其德於久遠記曰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直孚庶幾免矣故予為之記孺人之善所以儀於家施於鄉里者蓋多此不著著其所以名堂者云耳

進德齋記

余榖止善其先臨川儒家洪武中其尊府子僖奉命往
教金齒而止善生焉因遂爲金齒人子僖卒止善仍領
教事及金齒建儒學舉止善爲訓導旣受職而歸請予
請曰榖甞以進德名齋蓋有志於是也今幸爲教官然
僻居窮徼去京師萬餘里他無所受益願先生賜之言
榖得朝夕覽之以自勗其爲惠大矣夫進德者立教之
本也德者何仁義禮智之性人之所得乎天者施之君
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莫不有當然之則焉其所

以不能至者欲累之也小之為衣食聲色大之為榮辱得喪蔽錮而拘繫之雖欲盡其道不可得也進之云者制其累而已矣如是則人倫事物之理馴致其極可必也然進德之功豈可以偽為哉孔子曰忠信所以進德也忠信誠也蓋必實用其力斯可矣實用其力而不進者未之有也金齒古荒服之外朝廷不鄙夷其民而立學校以教之正欲使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别長幼之序朋友之信而止善為之師以其所進者而施

之其人啓其蔽祛其所為累者俾亦能進其德焉此大學明德新民之事也要亦用其誠而已矣世之為教官而知以進德為務者甚鮮也不務其德而惟欲之從則何以成已成物哉此君子所以嘆也故予為言如此使揭於齋之壁以為記且俟他日考其成也

挹秀樓記

桑園周氏故大家其族屬蕃衍比屋而居簷宇相次如魚鱗雖有山水之秀而為高閎峻墉之所隔閡喬木茂

樹之所蔽翳不得以盡見其美師與周氏之傑也廼治地作樓若干楹其高若干尺巋然出於衆屋之上既成與宗族賔客之賢者登而周覧焉山水之秀可挹也其前白富一峯雄峙如卓筆拔出霄漢間南有南峰北有北華諸山磅礴離立若虎豹踞而蛟龍翔溪水自永豐來徑其中紆餘曲折可百餘里以達於大江盖扶輿清淑之氣之所會也而斯樓盡得之因名之曰挹秀之樓今年遣子時霽來北京因族父庶子君崇述屬予為之

記予謂山水隱者之所好也彼其抗志於埃𡏖之外寓跡於閒曠之中一切紛華世利皆不以累心其所以寓目適情者固於山水有得也然亦有不好者何也蓋身在是而心不在是循乎物之累而易其情之真則何山水之能好哉師與以詩禮之華而篤山水之好至作樓以挹其秀此誠不累於物而善於取適者歟雖然天地之秀鍾而為人而又鍾於山川夫固相為流通也則人之好之盖自有合哉孔子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以其

體相似也相似故好之矣然豈徒好哉因山之厚重而以益吾仁因水之周流而以益吾智則山水之接乎目者皆進德之地也豈止於適情而已君子之自修雖無慕乎外而亦有資於外者此之謂也師與之志果若出於此則其進德可量邪他日倘出而用之則雖違乎山水之觀而所得於山水者豈不有及於物矣乎故為之記而併道吾意云

靜學齋記

天之賦是理於人不偶然也自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以至冠婚喪祭軍賓蒐獮仕止久速飲食起居日用之常莫不有焉知之明行之當則無愧於爲人而亦爲無負於天然人之氣質不能齊於是知有未至而行有不逮此學問之功所以不可緩也夫欲窮理以見於行事使精粗本末無所遺則於聖賢之書吟誦思繹當無不至庶乎其有得矣若耳目之間喧囂混雜冠盖車馬之往来聲色貨利之紛擾中才之士鮮不移其素失

其守安能一志於學哉此學所以貴乎靜也漢諸葛孔明嘗言非靜無以成學意蓋謂是矣然君子之學豈以地之喧寂為進退哉由乎心焉耳心苟靜矣雖喧猶寂也不然則山林之深隱亦若市朝之奔趍蓋身在而心往矣如是而欲窮物理之微踐道德之實以求無負於天無愧於為人奚可得耶彼其所以不能靜者何也欲累之也欲累之而不知返則豈特負於天而愧於人其於禽獸奚擇哉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蓋寡欲則心

鮮有不静静斯能察天理之本然盡人事之當然君子之所務也故予以為君子之學不以地而由乎心錢塘吳生震隨父官京師雅有志於讀書作新室以居而喜其邃也名之曰静學齋因其執友潘勤進學求予記予故為言人不可以不學而學必貴乎静而又必求諸心盖慮生之心或不能静則無以成其學也於乎予之所望於生者盖厚矣生其勉之

忠義堂記

忠義堂者萬全都指揮使楊公之堂也楊公名洪字宗道揚州六合人其祖與父皆以軍功為漢中衛百户及公襲職調開平開平在北邊最荒遠屹然孤城控制萬里外天威所加無思不服而旃裘之衆猶或乘暇以撓邊公提兵逐捕能與衆同甘苦推誠撫馭故上下一心所向克捷前後斬獲功居多敵人畏之遂自千户累進至今官為鎮朔衆將常曰吾自裨校蒙朝廷奬拔至此將何以報上恩唯勉於忠義庶幾不負任使之意於是

揭以名堂將朝夕覽之不忘也因翰林侍讀周君功叙求予記夫義者臣之所以事君而忠者則無所不盡其心之謂也為臣之義莫大於竭忠凡職之所當為者必無一毫之不盡則臣道得矣是故受命則忘其家臨事則忘其身死生禍福一不以屑意而惟職之盡古之君子固皆如是矣彼計利害之私而以得失為慮者迺孔子所謂鄙夫也惡足以為臣哉今朝廷之於公厚矣知之明信之篤任之專蓋非常之遇也以忠義自勉而不

顧其私公之志其以古之君子自待歟是足以報上矣予聞郭汾陽之事唐也操徇國之心持匪躬之節除亾靖亂不避艱險外戢遠人内安華夏忠義之誠天地鬼神實臨之是以享福禄於當時垂功名於後世至今六七百年猶使人起敬起慕而無間然者為臣如此亦可矣豈非公之所當法者歟故為之記而因以告焉

瑞竹軒記

會稽魏仲厚與其弟仲英仲實最相好兄既篤愛其弟

弟亦深敬其兄内外之間無彼此言者嘗作小軒而種竹其前閒居無事兄弟相與燕休於此其心同其德同飲食起居無不同者葢怡怡然樂也宣德辛亥春竹有萌旬日成竿其圍六寸自九節而上為兩岐各長二丈抽梢布葉清潤秀美蒼然如一鄉人皆曰此魏氏之瑞兄弟和氣所感也因名其軒曰瑞竹今年仲厚之子瑶舉賢良在北京謁予道其事而請文為記予謂瑞者非常之應也竹特生之物其常也今岐而二焉則非常矣

其下一本者兄弟同乎所生之象也中岐而二者兄弟之親分形連氣之義也枝葉同榮則羣從子弟愈分而愈繁之徵也和氣所感物有先幾而兆祥者矣昔者詩人以特生之棠自況其無兄弟而踽踽然獨行者唐風杕杜之篇是也則竹之分岐並秀其為魏氏兄弟之瑞無疑彼之可傷則此詎非可慶歟然予聞之誠則動動則著感應之妙惟誠者能之蓋天地之道誠而已人能盡其誠則形和氣和而天地委和以應之同頴之禾分

岐之麥連理之木並蔕之花皆其類也然惟誠之至感之深則其應之也常仲厚兄弟既有所感而致是矣使其德之誠於中者能久而不渝則祥應之來豈特如蕭雲華孟恭武而已將見禽鳥之集於林中者亦能交護其巢而更哺其子也仲厚兄弟尚亦勉乎其終哉故為之記而使揭於軒之壁

一樂堂記

臨川艾旭由國子生為丞於陽曲以其父母之俱存而

兄弟之具翕也取孟子之言以名其堂曰一樂侍講王君時彦旭之郡人相好也求予為之記夫天下之事之可樂者多矣志於富貴者喜爵禄之隆志於功名者喜事業之著市井之細民田野之農夫則財利之盈稼穡之登逌所以足乎欲而樂乎心若君子之所深樂者則在乎父母兄弟之安全而已然此系於天成於人天有不能得乎人而人有不能得於天者何也盖天或命之而責善以相離閱墻以相賊此天之所以難得乎人者

也或人能修之而父母有不能全兄弟有不能安此人之所以難得乎天者也於天所難得於人者能修之於人所難得於天者而能全之若旭者豈不樂哉宜其託以名堂而欲記之也予嘗觀之古之人有能全此者矣然或不能有其樂蓋行役之艱難農事之廢棄故雖能得之不樂也此陟岵鴇羽之詩之所由作也今天下太平聖德遠被無發召之勞饑饉之憂飽穀粟而安室居而旭又有名爵之榮廪禄之資進得以備甘旨之娛退

而得與兄弟怡然以相處則其樂又可勝言也哉雖然旭既能有其樂矣其尚思所以充之哉盖義理實於中而行必自是則無愧於天無怍於人既得以樂其樂而亦能久於樂矣此在旭勉之而已是為記

順安堂記

古者男子之生則以桑弧蓬矢射上下四方以示其所有事也夫生於斯長於斯可矣而何上下四方之有哉盖人生天地之中將窮天下之見聞以充其器識而卓

然自立於世非徒然也天下之事物多矣若山岳之崇高江河之流衍湖海之宏深名都大邑之鉅麗與夫四方物產之所宜古昔聖賢政化之施豪傑智能之士之所經營規畫以見於事功者不可以坐而詳也苟耳目有未及則器識有未充矣是其志於上下四方也固宜予友劉宗順蓋所謂有志者也嘗曰君子盡天下之大觀不幸而遇艱難斯亦已矣今天下清明無桴鼓之警發召之虞苟有志焉東西南北無不可者吾將遂吾志

而安於所適何能局促以自限哉故下豫章泛彭蠡浮大江以至於京師極觀游之美歸而欣然如有得矣而志未已也今天子肇建北京以為萬方會同之都宗順又喜自謂千載之良遇於是復治裝以來太平文物之盛皆得接乎目而悅乎心退而詑曰凡天下之所謂山川城郭宮室府庫甲兵物產無有過於兩京者而所謂政化之施與夫經營規畫以見於事功者又豈有過於今日哉吾皆見之足以盈吾志矣他亦不足游也又曰

詩云邦畿千里維民所止吾幸優游無所事於世曷居此以近道德之光乎於是擇永清之勝而居之凡所服用一切不異於故鄉時時入城中與朋友相往來歸而與同志之人婆娑嬉遊囂然自得乃名其堂曰順安之堂蓋喜順其志而能自安也屬予為之記予昔家居時嘗與宗順相愛今竊官翰林留北京而宗順亦居於此皆安於無事嘗得與道故舊相懽洽夫人無所逆於心則無往而非適又何必故鄉而後樂耶昔李太白周遊

天下見司馬子微以為可與神遊八極之表故作大鵬賦以鵬之摩蒼天薄四海自況而以斥鷃比夫世之齷齪者予嘗嘉其志夫世之所謂斥鷃亦多矣安知鵬之為樂哉故予為記斯堂如此且以示夫人使之自廣也

北堂記

余友曾用礪治其所居北向之堂以事其母而名之曰北堂用礪居太和北門世以積善重於鄉葢其為父母者率能以禮義訓其子而為子者亦能以禮事其親予

得於耳目者舊矣用礪兄弟三人而素與予善蓋嘗同學於其旁近空舍中用礪母羅氏文昌主簿尚文先生之子喜其兄弟之能學也使童奴給茗飲燈燭晝夜不厭而用礪兄弟亦以時歸視其起居飲食既畢而復學如初當是時予固賢其母之能教而其兄弟之能事也於今二十餘年矣及予去官京師既久而其兄弟獨用礪存所以撫諸孤而事其母者益謹此堂之所以治而來求記於予也詩曰焉得萱草言樹之背釋之者曰萱

草令人忘憂背北堂也而世之事母者取之嗟乎用礪誠能免其親之憂哉夫飾堂宇樹草木謂足以事其親而無憂此孝之小者也不以不善處其身而憂其親此孝之大者也用礪之善聞於人矣蓋方其讀書時其母固甚悅之欲勉之以聖賢之道也夫古之聖人有大舜者善事其親而有以悅其親然舜不以是為足而慕之終身古之賢人有曾子者亦能事其親而有以順其意然曾子亦不以是為足而保其身至於終彼一聖一賢其心

曷嘗有須臾忘孝哉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又曰事親若曾子者可矣夫為人而思幾於大舜曾子誠可以無愧矣今其道載於書用礪素所讀誦而其母素所喜悅者用礪其益勉於是哉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夫果於為善而怵於為惡此所以免其親之憂而可入於聖賢之道者也堂足以安其身而已矣古所謂一鄉之善士其善行必有以蓋於一鄉用礪勉之雖然用礪豈以予言而後達哉

而予既相與莫逆則不敢以不勉也故為記其說而使書於壁

璽書閣記

璽書閣者吉水李維霖所建也閣而名曰璽書者何蓋上所賜勅藏焉藏於閣者尊之也其所以致此者何義也何謂義凶年飢歲民食有不給維霖出穀四千餘斛以歸有司助賑濟斯所謂義也義非有為而為也而取以為名者何蓋朝廷降勅旌之為義民民亦莫不稱其

義有其實者名必歸之也於乎義者人性之所同有也而於利物見焉然人能行者蓋鮮各據其有而篤於自私視其親戚之危亡而不肯施一錢者有矣況衆人乎況千鍾之粟之施者乎孔子曰利物足以和義夫服食者人之所利也彼不能得之而已乃獨專焉謂不逆於義可乎不可也因其所宜施而施之使人各得其所利則乖爭之風弭而義無不和矣維霖之所施得於聖人者如此以義名之斯不亦稱情也哉李氏系出唐西平

王晟之子憲觀察江西孫唐爲宜春令因家宜春其後子孫蓋屢徙今居吉水縣同水鄉之嶺口里族屬最蕃詩書相承至於今不衰鄉邑之人固已重其世而推其盛矣維霖又以急義蒙天子之寵命而建閣寶藏之遊人行旅過其地者瞻棟宇之巋然想朝廷之恩典而嘉維霖之義莫不低回羨慕有不可及之嘆則茲閣者豈獨鄉里之榮觀哉風聲氣烈播於遠而傳於後者無已也西平之於唐有再造之功其忠義之性天與之人歸

之子孫之傳至六七百年而猶盛此忠義之報也今維霖以義繼之雖所施有大小然能嗣其先徳之美而衍其世徳之長則西平之後將不愈久而愈盛乎予聞維霖弟維謙有子庸脩力於學問嘗試藝江西第一益駸駸乎顯矣苟篤念前人而益思所以繼則他日之建立安知不有與兹閣並美者乎維霖因翰林侍讀周功叙以閣記屬予故為之記而併書之既以重維霖亦以為庸脩勉也

勅書閣記

聖天子以仁育萬民恒慮有水旱之灾而思豫為備好義之士往往出穀以佐官事聞朝廷下璽書旌其義而天下莫不丕應於是倉廩之積所在充牣雖有水旱而民不病飢上以仁感下以義應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安戍張濟巨川蓋今之好義者也聞豫備之令下即出穀二千石以歸有司天子降勅旌之為義民勞以羊酒復其家巨川既拜賜喜曰救灾恤患濟志也奚

足以辱大賜而寵賁若此濟其敢辭雖然君命猶天命不可褻也特建一閣而寳藏焉今年夏巨川來謝恩闕下因謁予求文為記曰張氏居安成梅溪實唐文獻公九齡之孫安成府君紹之後府君仕南唐為光州刺史周世宗南伐李氏盡獻江北地以和府君不屈而歸六世祖遵獻仕宋守重慶元師攻城城陷不服而死其後有相繼取進士並登童子科者皆至顯官濟之高祖桂芳曾祖宏道祖又新父尚脩皆不仕而皆以德義重鄉

邑濟兄弟及諸子仰前人之休烈守禮義之訓惴惴然惟不肖是懼今年蒙褒賜假寵榮豈濟之所能致皆世澤之餘也願為之記以示後人俾日篤不忘而思所以繼嗟夫巨川可為賢矣哉予聞世族大家必以德義相承然後能愈久而益盛曲江公之德前史書之天下後世仰之足以啓佑其後人盖不待贅也若光州之不屈於勢重慶之不愛其死非所謂篤義之君子哉傳至於今巨川又以義顯命書煌煌輝映前後又非張氏之賢

子孫哉故為之記而備書之使人知巨川之義皆前人有以啟之後之來者又思善繼於無窮則張氏之盛有已哉

嘉定縣大場鎮重脩義塾記

大場鎮在嘉定縣東南六十里元有義塾邑士沈文輝所建中為殿以祀先聖四配十哲侍焉其諸賢像則圖於兩廡之壁有堂有室以為師弟子講肄之所其制一倣縣庠而差小割田千畝收其租以供祭祀飲膳之費

謂之義塾蓋當時所賜名而趙文敏公題其榜揭文安公為文勒之碑入國朝來田歸於有司師生無所仰給講肄遂廢迄今七十餘年殿堂門廡日入於壞會朝命下興社學民居有遠於郡縣學子弟無所受業者俾學於其中而大埸鎮當有所建置於是里之士人沈軒以故義塾白於縣丞張鑑欲修葺之以教里中子弟而力有不逮時工部侍郎廬陵周公巡撫諸郡毅然以興學教人為務鑑乃為書請於公公為屬之邑令康昭及丞

俞觀等俾恊力治之昭嘗為監察御史亦篤意教事經營規畫市材命工脩大成殿三間明倫堂五間兩廡各十二間儀門如堂之數以正統八年八月興工越月而落成壯麗宏偉煥然一新里中子弟得受教於此而頌周公之德與賢令丞之功不置鑑復與衆謀曰是役也非廵撫大人之力不至是其嘉惠學者厚矣不可無記以示久遠廼因長洲縣學教諭蕭彦清求予為記古者二十五家為里里必有門門之左右堂為塾里之仕而

歸者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主其教歲功方興凡弟子皆出學傳農事則父師少師旦暮坐塾中教之以孝弟忠信恭敬遜讓歲事既畢則皆入學年十五入小學見小節踐小義焉十八入大學見大節踐大義焉其秀異者則以次而進用之今家於是鎮者累百計非止於二十五為弟子者衆矣且其人多秀而喜文皆不以農為業頗得專志以讀書則學乎此者其成功當易於古人然予聞之師者教之本也塾既新矣將欲成賢才美風

俗以稱脩塾之意於師可不慎哉今縱不得致仕之老者亦必求夫德成行脩之士為之師使凡學者自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以至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皆深究而力行積中而發外蔚乎其有文卓乎其有立始而為閭里之榮終而為邦家之光則於斯塾可無負矣初沈文輝之為此凡教養之資皆其所自出此義舉也故名曰義塾今猶為此名者周公以為興學以教人與人之勉於學皆理之所宜為不可緩

也故云然然則為師弟子者其可佚居慢遊而已哉

柳氏旌義勑書碑陰記

皇帝承列聖之統所以治萬邦和兆民不用他道唯仁而已詔書屢下寬租賦省力役振冤滯恤困窮凡事有緩急民有便不便者皆次第罷行之而天下大安然猶以為粒食民所賴以生而水旱之災不可不豫為備復詔有司出府庫所藏以易穀粟實倉庾使雖有災而民可以不飢富家巨室有能發廩以佐官當旌其義復其

家詔令至平陽有司誕告於衆富民栁靖一字忠立聞之欣然喜曰吾民所以安生樂業而幸有餘積者上之賜也今聖心惓惓恩恵而豫防之將使斯民無不得其所此天地之心也其可負哉即出糓一千二百五十石以歸有司作屋三間貯焉官自為出納縣令滁陽章恵以聞上命降勑旌之為義民賜以羊酒復其家而其義聞遂大著於時忠立録勑文刻諸石特為一亭奉置於其中以傳示久遠今年来謝恩闕下因予友禮部郎中黄

養正求予記其事予謂水旱之災雖堯湯之世不能免惟有其備斯不至於病民聖人不以無災必於天恃吾有備災之道耳然則皇上之仁所以輔天地之所不及而為民立命者也好義之士安得不作而應之昔隋開皇間關中饑文帝不許賑貸躬率飢民往東都就食區區小惠至使避道給扶此何足以為仁當是時倉廩非不充也閭右富民豈無厚積而莫之救者由上不好仁故下亦不好義也今忠立之義雖本於皇仁然其恭敬

順從慷慨奮發而無一毫顧計之私賢於人遠哉予又聞其先世多以文學孝行著稱至於忠立常發廩以賑貧乏又作大舟於新渡以濟往来而民不病涉其好義蓋出於天性是皆可書也故為韋聯書之使刻於碑陰後之觀者當必有所興起云

繼述堂記

繼述堂者予友工部侍郎致仕羅公汝敬所作也公既謝事歸故鄉視其子孫衆多而舊居不足容乃斥俸賜

之餘以作此堂使其子敬等居之而命之曰羅氏世以儒名家案上之書里中之田皆先人之遺也吾雖忝禄仕未甞有所增益今以付汝汝善致力焉能無愧於祖考斯可矣公既即世朝廷念其有勞績遣官賜祭於是敬謝恩來京師過予道其事泣曰吾父不幸棄諸孤其遺訓尚在今名此堂曰繼述之堂而圖所以副是名者敢請記於先生幸賜一言以教之為惠大矣予與其父交好四十年奚可辭乃為之言曰昔者孔子稱武王周

公之孝謂其善繼志述事聖人之所爲固非衆人可得同然不忘其親而思紹續於久大此則衆人所可同也子之親治此田以盡夫仰事俯育之道而夙夜讀書以求古人之所以善其身而及夫人者既以充於已施於天下矣而田與書固在也子之兄弟受之當何如深耕易耨而灌溉是勤去夫所以害苗者使其利足以養老字幼呻吟於佔畢之間咀其華而踐其實慈孝之行脩仁義之德立使人謂之君子之子則子不獨能嗣其親

而亦能成其親矣孝道豈有踰於此哉世之貪夫鄙人與諸妄子弟昧詩書之舊而惟資產是營怙其勢力蔑親愛欺寡弱轥轢鄉里攘他人之有而有之而無所忌憚此豈知有天道哉天定勝人將併其所自有者而失之予願子不為是也子誠勉之使後可以繼則羅氏之福澤有窮哉敬拜曰先生之教是也生敢不勉遂書之以為記

雲章樓記

君命猶天命也故昔之人於夫璽書宸翰皆取喻於天而以奎壁之文雲漢之章擬之所以示尊也然奎壁雲漢之在天其光彩被於人未之或間也若璽書宸翰惟有德善勞烈者而後能得之以振前而裕後奎壁雲漢之光所被者廣而無外璽書宸翰之榮所及者遠而莫窮以是而方之不亦善於取喻哉予友福建按察僉事高公赳字伯琴初為監察御史時以廉厚勤慎得名天子謂宜於其職揆厥所由而加之以恩於是贈其父存

信先生為福建道監察御史母吳氏妻艾氏皆贈孺人錫之敕命伯琴既拜賜曰君命不可褻也作樓以寳藏焉名曰雲章之樓而屬予為記予謂朝廷之待士者厚矣果能其官則必賜之誥敕而封贈其親此虞書天命有德之意也職曰天職位曰天位無非天者則於命書而以奎壁雲漢儗之豈過哉伯琴寳之以示子孫豈惟使之知上之錫命以寵責予前人如此亦欲歆動其心庶幾有以繼之歟孟子曰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

之天爵者何仁義忠信樂善不倦之謂也以此自脩是謂能全其天公卿大夫之貴雖由乎人而實本於天天之所付於已者既能全則天之所貴豈能外於已哉伯琴以此得之而又及其親矣後之子孫登斯樓者瞻命書之光華思天澤之滂沛益勉於孟子之言而圖所以繼則雲章之樓珍襲而寳藏焉者亦将繼繼而無已也

敕書閣記

永豐湖西羅氏以宦學著聞久矣不特貲産之富也至

令脩齡而好義尤篤鄉邑之民有貧匱不給者多賴焉前年朝廷脩養民之政詔有司發庫財糴穀以備水旱施賑濟富民有能捐廩佐官者具實以聞脩齡出穀二千餘石以歸有司事聞上遣使持敕旌之為義民勞以羊酒復其家脩齡既拜賜喜曰吾能有餘積皆太平休養之澤也歸之官以惠民亦吾心之所願者而璽書寵賁之若此其何幸如之迺建閣寶藏焉將以貽後之子孫俾勿忘聖德之大而思所以繼及來京師介其姻戚

禮部員外郎李宜春求予文爲記予觀自古閒暇之時上之人能以養民為心而有先事之慮者少矣富家巨室擁重貲挾厚利視細民之饑餓不肯捐半菽濟之反乗其急以規取所有者比比是也今天子篤意斯民思患而豫防之而脩齡輩又能發粟以為助豈非上好仁而下好義歟然則脩齡之稱義民斯不亦稱情也哉予聞之君子之以德善世其家者必祖宗有以啓之而後子孫有所視法也宋之末世文丞相舉兵勤王脩齡之

祖開禮先生傾家養士以赴之聲震江右師敗被執卒罵敵而死事載丞相傳中其義聞之烜赫固已暴白於天下後世自是以來羅氏益表然為鄉邑之望宣德十年隣邑賊起據大盤山藩憲大臣亟召兵討之脩齡集丁夫三百餽給之使盡力相犄角賊平與有勞效人皆謂脩齡篤義無忝於其先今又以發粟被褒賞而再以義著脩齡可謂能世其家者矣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之云者非一世之謂蓋累累而積之至於久而益

戚則其家之福豈有窮哉予為記斯閣而牽聯書之以勉羅氏之為子孫者

忠信堂記

永豐社洲蕭氏為其鄉之望煥珪則其族之賢者也嘗出穀二千餘石以佐有司備賑濟朝廷降敕旌之為義民勞以羊酒復其家至是來謝恩闕下介其姻戚禮部員外郎李宜春求予記其忠信之堂予聞而心為喜世之人固有名其堂者矣不誇張以示美則退約以示謙

其能篤於自脩者誠少也夫人性所有仁義禮智四者而萬善出焉盖無所謂忠信忠信者廼自脩之實也昔者孔子之教人有四學以窮其理而必躬行之且又以忠信為本忠信之不立則所學皆虚文而所行非實行矣他日之語弟子亦曰主忠信盖以忠信主於中而後事皆有實然則好脩之士可不以此為務哉河南程夫子甞訓釋其義矣伯子曰發已自盡為忠循物無違為信言發於心者無一毫之不盡循夫物之實而是非無

所違是之謂忠信其言既明暢矣而叔子又曰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其意雖同然言簡要確實而不可移易學者觀之其亦知所用力矣焕珪以是名堂所以䆁於身而教於家者豈常情可及哉抑又聞之曾子於大學之末章言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道者修己治人之術即章首所謂絜矩之道也忠信存於心然後能得此理而推以及人使之各得其所而無不遂焉凶年饑歲鄉人之食不足而已獨有餘據其有餘而視人之

不足不少慨於其心是非君子絜矩之道也焕珪發粟以賑飢此絜矩之施而忠信之所得歟予為記斯堂而推言之蓋欲勉其盡而大有及也亦焕珪之志乎

宜興縣重修廟學記

宜興之建廟學乆矣六七十年來未有能修飭之者由是日入於敝宣德中縣令張惟澄以大成殿之将壓也乃謀新之材始搆而以事去正統之初上饒蔣侯義自桃源簿以賢舉来為令始至謁先聖而周覽學舍慨然

歎曰朝廷鋭意教養斯人而義適當其任今廟學不治將何以奉順德意夙夜祗懼思竭力圖之會監察御史廬陵彭君勗受命董教事至宜興知侯之志而奬勵焉侯重於勞民即盡發已貲以為倡邑人許信等相與謀曰吾邑得賢令欲新廟學以教吾縣人子弟使皆為才且良此甚盛事也吾徒其可不勉於是富者出財貧者出力以佐官乃市材命工完殿之未備者塗墍而盖覆之兩廡兩齋戟門靈星門會饌之堂諸生燕息之舍悉

次第改作施以粉堊丹漆塑聖賢像皆如制經始於年月日以年月日訖工侯既告成於廟而進諸生使學焉教諭邱純諗於衆曰吾侯用意於學校至矣然其為功也實難宜刻石以告後人使維持之且使學於是者亦勉勉以副侯意衆皆曰然遂因予友清河令李侯信圭求予記學校之教所以明道也道原於天而具於人心循天命之本然施於人事之當然而皆有其則是所謂道也然或蔽於氣質惑於物欲有不能知不能行者是

以聖人在位必立學校以教之其入道之方則必以讀書為務窮其旨趣發其所蔽祛其所惑知之至行之力斯能有以成其才三代以來皆然也我朝列聖尤以教學為重於五經四書皆有纂述以發其蘊與慎擇俊秀俾業於是而訓以良師且專置風憲官往督勵焉蓋欲明道以興治其所望於學校如此令蔣侯之為是也凡來學者進而謁於廟仰先聖之德容而知夫道之有統退而習於學誦經傳之微言而明夫道之有常居則行於

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出而用之君臣上下應事接物之際而無不盡其宜然後為道之成則無負朝廷教學與蔣侯興學之意矣世之為令者莫不有學校之責然卑忽而沮抑之者蓋多能如蔣侯甚少也然則蔣侯果賢於人哉予故為之記以勉夫學者且示後之人俾善繼之永勿壞

復本堂記

復本堂者池陽韓君伯恭所搆之堂也韓氏於池為大

家其先居接石之上東瞻九華南望六峯齊山在其西清溪繞其北豐堂廣宇長軒嶢榭瓌傑之觀瞭一鄉元季兵亂燬焉國朝受命海宇寧謐乃即其舊百步而居之未之能復也頹垣廢址殘甓斷礎散棄於荆榛草莽之間而爲鄙夫野人之所盜竊過者惜之洪熙元年伯恭自廬陵教官歸家慨然嘆曰吾祖宗之居於此其經營締構亦勞矣今一燬而不復焉豈得謂之賢子孫哉乃盡發其資市衆材作堂於其上堂成而溪山之勝若

加於昔時名之曰復本堂今年謁選來京師得臨湘教諭乃以堂記屬予予謂古之君子之營居室也豈特快意於一時也哉将以遺後之子孫斯干之詩所以頌禱其生男而永其室家者此也為子孫者亦思前人創業之艱而圖所以繼使之久長而不壞此詩所謂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而於此居處笑語者也前有以遺而後有以繼豈非人情之所顧哉至於冦難洊臻而兵燹及焉使鳥革翬飛之盛一旦化而為灰燼廢而爲丘墟此則

人事之不常者也然予觀之凡故家大族皆有以遺其後而罹此者不少也子孫不賢鬻以充口腹與夫流離轉徙浸失其故者比比有矣其能興復舊觀不愧於前人如伯恭者誠少也非所謂賢子孫者耶雖然抑有由矣仁義忠信所以承休而裕後者也彼渟然而興泯然無復存者不知務此故也伯恭之曾祖仕元典黄山驛傳有惠於人其大父父雖不仕而皆讀書為長者其所務如此宜伯恭之能賢而堂之復初也伯恭又以學行

為人師恂恂恭讓有名搢紳間誠足以裕其後予知斯堂洒掃有繼矣故記之

雙桂堂記

雙桂堂者張士倫甫所居之堂也士倫世家上虞今徙居河間之阜城有二子長居傑字翰英永樂甲午鄉貢進士分教於章丘次居彦字翰華復以庚子鄉貢進士為絳縣訓導阜城之大夫與鄉之賢者喜其二子皆以科舉入官因名其堂曰雙桂之堂翰英自章丘考滿擢

為吏科給事中以才行見知於天子推恩封其二親縣大夫老長復置酒相慶於斯堂曰此科舉入官所致也而堂尚未有記將何以示諸永久於是翰英遂以屬予予謂科舉者之取喻於桂其來遠矣晉郄詵舉賢良對武帝曰臣對策為天下第一猶桂林一枝崑山片玉後之繼者莫不取焉燕山竇禹鈞五子皆登科當時賦詠者有曰丹桂五枝芳君子不以為異也其他以表其宅里者不少則張氏雙桂以名堂豈非宜哉夫科舉之設

所以求天下之才而興太平之治故英偉豪傑之士率由是出焉然而不偶然也士大夫家代有一人名薦書以趾美前人已足以見其世澤矣况若兄弟連進於有司如張氏者則其世澤之盛可知也予聞張氏世業儒士倫之先君子九皐德立而未施於用而從父九容累官至山東叅政九功亦累為學官則翰英兄弟相繼而起者固有以啓之矣然則雙桂之堂蓋有光於前人也已抑嘗考之桂者芳烈恒久之物也古之君子有屈原

者嘗取以喻德焉首之以三后而曰雜申椒與菌桂者言禹湯文武得衆賢以自輔也首之以余而曰矯菌桂以紉蘭者言其以衆善自脩也君子之仕也惟善有諸已然後能輔君善之不脩而能有益於上者未之有也翰英今得聖天子而事之矣翰華亦豈終為教官哉其尚加勉於善焉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寛以居之仁以行之此君子之道也如是則其德業之久而存者亦若桂之芬芳遠聞而榮茂不衰矣斯堂也豈不愈遠而

有耀哉故書以為記

訥齋記

予讀抑詩之四章而知君子所當謹者莫切於言何也盖言行皆德之符然行形於身不若言出諸口為易失故其詩既曰愼爾出話敬爾威儀而即舉白圭之可磨以深明斯言之失不可救衞武公之自警如此則其意可見也當武公之仕周其年九十五矣而好學之功老而不倦况年與位不若者耶年與位不若能以武公之

學自為而不肯易其言則不謂之君子其可耶吉水周仲昇名其齋曰訥齋盖知務乎此者矣仲昇吴大將軍瑜之裔世以儒名家其以此自為盖欲不忝其世也夫言之所係大矣君子於此觀德焉因其言之發知其中之所存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德厚者其言温德薄者其言戾其實有不容掩而榮辱加焉昔之人寡言而躬行以孝友聞於郡國身被其榮子孫受其福者有矣知言之逆人然卒吐之禍及其身而迫於危亡者亦有

矣是以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蓋此之謂也然則仲昇所以名齋而自警者豈非君子之道哉抑予聞之訥與訒同難也所謂近仁之質求仁之方也夫仁具於心心存斯仁存矣訥則無巧言訒則無易言其心之不外馳可知故於仁為近而可以求也仲昇由是而進使心常存而仁加熟其言之發皆純乎天理之公人將求以為則此之謂學之成訥云乎哉予嘉仲昇之能用抑戒也因其求予記故記之

御賜謝庭循圖書記

永嘉謝環庭循既讀儒書而尤精繪事其言行不愆於禮義溫然有君子之風永樂中有薦於上者徵至京師校藝在高等遂蒙寵用隱然名動四方宣宗皇帝嗣大寶位講道論治之暇頗以書畫自娛庭循得日侍左右凡所進御莫不稱旨遂擢為錦衣衛百户未幾陞千户恩遇之隆鮮有比者宣德元年十月一日上御文華殿賜白金圖書二皆塗以黄金嵌以青玻瓈其文一曰筆

精入神一曰謝氏廷循八年七月一日御齋宮賜象牙圖書一文曰清泉白石前後凡三皆鏤大明宣德御賜六字於其鈕而飾以金使凡作畫則用此為識廷循既拜賜寶而藏之若拱璧宣德皇帝上升乃出示直曰是賜也欲以傳遠也然筆精入神四字豈環所敢當而褒借之如此上之恩天地之恩也顧環之藝薄何能少報萬一乎今鼎湖之駕遠矣雖欲自效不可得此環所以拊心號痛而不能已也願為之記以示後人使不忘大

賜嗟夫古今之精於藝者豈一人哉然而有遇有不遇焉故精於藝而不得名者蓋多矣庭循有其實有其名君上之褒其稱情也審矣而乃慊然不自足兹可見其為賢也昔元之時永嘉有王振鵬者亦以善畫得幸於仁宗官亦至千户賜之號曰孤雲處士嘗畫上都大安閣圖以進深見奬譽閣世祖建也君子謂其有堂構之諷今庭循之官不減振鵬而寵賜過之其所畫人物皆臻妙意必有感動上心而篤於仁民愛物之施者矣此

其所以致是也直與庭循交久故為記其受賜之故以示子孫使篤承其志云

抑菴文後集卷二